

《清澜港湾》(1958年)



灰暗中的绚烂虹彩

(上接 B6 版)

在香港,符罗飞的个人生活也有了变化。1939年,他与广东姑娘梁琼在此结婚,自此牵手相伴32年。同年,他计划与同乡施征军共赴延安,却因哮喘病发作,不得不留在桂林。

在符罗飞的命运中,很多转折都是因患病而改变。如果不是因为身体原因,也许他这一生会是拿枪而非画笔,此番没能去成延安,是因为哮喘病的缘故;解放前夕留在北平,同样是因为无法适应北方的气候;1930年滞留意大利也是因为生病。

抗战期间,符罗飞辗转于湘、桂、粤、港等地,一面在学校担任教职,一面坚持绘画创作,先后在香港、桂林、柳州、衡阳等地举办宣传抗日画展十余次,出版《符罗飞抗日画集》《同志的死》等画集,社会反响极大。

但此时符罗飞的生活异常窘迫,甚至到了和妻子摆摊卖菜的地步。画作也在逃难中散失大半,他在逃亡时曾将作品放于棺木中埋入地下,但抗战胜利后挖出时已毁于蚁患。

抗战胜利后,人民的苦痛却并未结束。1946年到1947年间,粤桂湘爆发特大饥荒。强烈的同情心和使命感驱使他冒险前往灾区,用速写记录灾区的种种惨状,鞭挞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。

从灾区返回后,这批包括素描、水彩、粉画在内的200余幅作品以“饥饿的人民”为题,几次在广州和香港展出,并由夏衍先生主持,在艺术界和新闻界引起很大反响。评论界称符罗飞是“人民的艺术家”,他的创作填补了革命艺术史上的“这一段空白”,他的画是“灰黯中的虹彩”。

这一年秋天,符罗飞与黄新波、梁永泰等人在香港发起组织“人间画会”,并担任第一任会长。人间画会实际上是中共南方局文委领导下的公开合法社团。符罗飞的画作甚至引起了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的关注,来函请其为该校教授,后因其进步身份办理赴美护照受阻,而国内革命形势转变,遂放弃赴美之行。

1948年夏,符罗飞在香港冯乃超、周而复的寓所里宣誓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,介绍人是邵荃麟和周钢鸣。1948年符罗飞到新加坡探访同乡,这个当年的小伙伴、逃难者如今已是名声远扬的画家,受到当地华侨社团及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。

归来吧游子

1948年秋,符罗飞接受上级指示,秘密绘制革命领袖像,为迎接广州解放作宣传准备。此后不久,符罗飞和田汉、洪深、马思聪等9人组成的南方代表第一团团委,率团秘密北上,参加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。

7月,符罗飞任全国美术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,并参加北平美协的组建工作,8月16日,他参加叶剑英率领的南下工作团随部队南下。到达广州后,他担任广州军管会文艺组代表(副组长)。不久,符罗飞回到中山大学建筑系任教授、美术教研部主任。中国美术家协会广州分会正式成立后,符罗飞是第一任副主席。

在经历了大半辈子的漂泊后,符罗飞最终在广州安定下来。这里离他的故乡海南岛很近。

1958年夏天,符罗飞于暑假回海南,这是他自1915年离开后首次回乡。几十年恍如一梦,故乡早已物是人非,家中仅剩年迈的寡姐和堂侄。

符罗飞虽是土生土长的海南人,但在海南的日子并不长:11岁前,他在文昌海边的椰林掩映下度过穷苦的童年,那时正是清王朝末期;1915年,他回乡成亲,家乡父老头上的辫子已然剪去,大清的黄龙旗变成了北洋政府的五色旗,那时他刚刚成年;而1958年还乡,符罗飞已近暮年,五星红旗早已插遍天涯海角。

一个人,一个岛,一个民族的历史,就这样交织在一起,让人不胜唏嘘。

这次回乡,心情澎湃的符罗飞创作了一批以家乡为题材的作品。除了与《海南日报》主编邝海星共同创作的《出铁了》等反映大跃进的速写外,还有《文昌村景》《清澜港湾》《通什远眺》等作品。

1960年,符罗飞因哮喘病住院,期间还用炭笔和油画棒为同院病友冯白驹等人画像。

符和强告诉记者,父亲对家乡的感情很深,也许是因为离开得早,没有亲人的温暖,所以他常以回忆的方式寄托。父亲还经常哼琼剧,在大学里最喜欢琼籍学生来家里聊天,讲讲海南话,他也乐意帮助他们。符和强的母亲梁琼是广东顺德人,原名梁俏棠,正是和父亲结婚后,才改了这个名字和海南颇有渊源的名字。

“文革”开始后,符罗飞特殊的经历使他长期受到迫害,他的作品及资料被造反派搜掠一空,直到1969年他才被解除管制。在符和强的回忆里,父亲“早年那些哼着琼剧在花园里松土,种花草,喂鸡的情景已经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。”

1971年7月,已预感到来日不多的符罗飞很想再次回乡,却因病无法成行。他特意嘱咐儿子和平、和强替他回家乡再看一眼。12月1日,符罗飞因中风病逝于广州,终年74岁。

据符和强回忆,父亲去世时,只有母亲和大哥和平在身边。当他第二天赶到医院时,父亲已经被推走了。对面病房一位病友悄悄地问:“你爸爸是符罗飞吗?”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深深叹了口气。

1979年,阳翰笙代表全国文联在全国第四次文艺代表大会上宣读悼词,悼念包括符罗飞在内的全国几十名文学艺术家。

1982年,林默涵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刊登纪念符罗飞,称他为“杰出的人民画家”。1984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《符罗飞画集》,此后,有关符罗飞的纪念和研究文章陆续出版。寂静多年后,在那些注入了家国之哀、家国之愤、家国之情、家国之爱的画作中,人们依然能感觉到他滚烫的血液。

(感谢符罗飞之子符和强先生为本文提供资料和图片)

海南百年文化背影



《饥饿的人民》素描

符罗飞年表

1897年,出生于海南文昌东郊。

1908年,跟随四叔下南洋。

1919年归国,在南京暨南学校读书。

1921年,抱着富国强兵的梦想,赴日本入士官学校学陆军。梦想破灭后,削发为僧;但不久他发现寺庙里也有压迫和剥削,人间并无“世外桃源”,于是离开寺院。

1922年,考入上海美术学校西画系。

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1927年,参加上海工人武装起义。

1930年,考入意大利奈波利皇家美术学院研究绘画系。

1936年,应邀参加威尼斯国际艺术赛会,获意大利皇家金质奖章,被艺术评论界誉为“罕见的心灵画家”。

1938年,因意大利东方学院新任院长要求其创作反苏宣传画,愤然辞职。不久后回国投奔抗战。

1940年后,在桂林岭南师范、中山大学、湖南工专等校任美术教授。

1948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他一面创作,一面从事美术教育,历任中山大学、华南工学院建筑系教授,中国美术家协会广东分会副主席,广州市政协委员。

1971年去世。

在符罗飞同时代人眼中,他是一位性格温和,为人低调,平易近人的朋友和老师,但同时又是一位具有强烈个性,耿直倔强,爱憎分明的艺术家。

符罗飞二三事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邵长春

醉骂时局

据符罗飞的学生何沛侃回忆,抗日战争时,符罗飞在衡阳举办抗日画展,有一天他喝醉了,晚上十一二点钟他关着房门,用海南话加上广州话,有时还夹杂一两句意大利话高声咒骂日寇凶残,国民党右派不抵抗,不顾民生,以致许多同胞流离失所。幸而当时旅店中都是湖南人,听不懂他骂的是什么,才没出乱子。骂了许久,学生们去敲门他也不理,最后两个学生爬窗入内劝说多时,他才肯上床睡觉。据何沛侃说,符罗飞一向平易近人,这次酒后吐真言,可算是多年来郁积在胸中的憎恨之情一朝爆发的结果。

边逃边画

1945年1月,日军向第9战区部队驻地广州乐昌、坪石进攻。战事逼近,中山大学再次被迫疏散撤离。符罗飞刚从湖南郴州开画展回到坪石,家人已随学校撤离。他匆忙买了一口棺材,将这段时期的画装进棺材埋入地下,旋即赶往火车站寻找失散的家人。这时,火车站人流熙攘。北上运载军火和兵员的列车,南下是急于逃命的人们,人群拥挤在车厢旁,子女走散的哭声,寻找亲人的呼喊声,被踩踏的叫骂声、军人的吼声混杂在空气中。符罗飞在这样紧急的时刻,还不失时机地拿起笔画了速写《逃难》。



《走难之一》水粉画

退出画展

抗战结束后不久,一批画友计划办一个“民主”主题的画展,有人提出为扩大影响,可以加入些花鸟虫鱼的作品。符罗飞觉得与展览的主题不符,他说,如果把苹果、花瓶、山水之类的画也搬上去,就失去了“民主”的意义,没有立场的画展,又何必联合起来开。于是,符罗飞宣布退出。此后一个月,他把自己关在画室里,拒绝任何人去见他。原来,他打算以一个月时间画几十张以民主为题材的画,单独举行一次民主画展。

辣椒炒牛肉

解放初广东省委一位部长找符罗飞聊聊,还希望他带去一些作品看看。那位部长看了作品后对他说,“老符,你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作品,主题是鲜明的,很可取,不多见,但在着色点上有点像辣椒炒牛肉,不美,不鲜明。”

部长这个点评,令符罗飞颇感意外。后来他说,“不懂就是不懂嘛!绘画的色彩处理和时代的背景是相联系的,冷暖色调不是随意处理的,什么叫辣椒炒牛肉嘛!”



上世纪六十年代符罗飞全家福